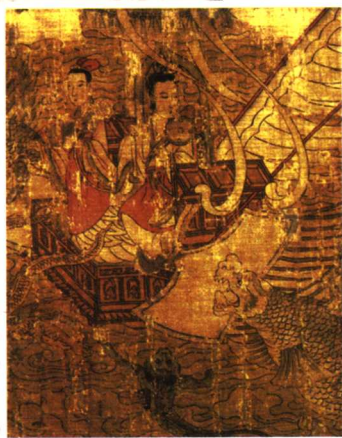


六朝畫論研究



陈传席 著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全国优秀出版社)

陈传席 著

六朝畫論研究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六朝画论研究 / 陈传席著. —天津: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6. 6

ISBN 7-5305-3221-9

I. 六... II. 陈... III. 绘画史—研究—中国—六朝时代 IV. J209.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6636 号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发行

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 150 号

邮编: 300050 电话: (022) 23283867

出版人: 刘子瑞

天津市圣视野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 经销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96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

印数: 1—450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 26.00 元



陈传席，江苏睢宁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美国堪萨斯大学研究员。已出版《六朝画论研究》、《中国山水画史》、《弘仁》、《中国绘画理论史》、《现代艺术论》、《中国紫砂艺术》、《梅晚斋臆语》、《画坛点将录》、《陈传席文集》、《陈传席画集》等，同时发表绘画、散文、小说、诗词、译著等颇丰。

目 录

再版自序	(5)
原版自序	(8)
台版自序	(9)
一、重评顾恺之及其画论	(11)
(一) 从谢赫《古画品录》谈起	(11)
(二) 张彦远对顾恺之的评价	(14)
(三) 关于顾恺之绘画创作的几个故事	(24)
(四) 顾恺之和六朝几位画家的比较	(25)
(五) 顾恺之的贡献主要在画论	(29)
(六) 关于顾恺之三篇画论问题	(30)
(七) 中国绘画在艺术上的彻底觉醒	(33)
(八) 顾恺之传神论的产生	(36)
(九) 顾恺之画论的影响和评价	(39)
二、《论画》点校注释	(43)
(一) 《论画》点校注释	(43)
(二) 《论画》译文	(54)
三、《魏晋胜流画赞》点校注释	(60)
(一) 《魏晋胜流画赞》点校注释	(60)
(二) 《魏晋胜流画赞》译文	(65)

2 六朝画论研究

四、《画云台山记》点校注释	(69)
(一)《画云台山记》点校注释	(69)
(二)《画云台山记》译文	(76)
附：顾恺之介绍	(81)
五、宗炳《画山水序》研究	(84)
(一)最早的山水画论	(84)
(二)“道”、“理”、“神”、“灵”、“圣”	(84)
(三)山水画功能论	(90)
(四)写山水之神	(93)
(五)以形写形，以色貌色	(94)
(六)远小近大原理的发现	(95)
(七)道家思想的浸入——对后世画论和画的影响	(95)
六、《画山水序》点校注释	(99)
(一)《画山水序》点校注释	(99)
(二)《画山水序》译文	(109)
附：宗炳介绍	(110)
七、王微《叙画》研究	(112)
(一)王微思想简说	(112)
(二)考王微《叙画》写于宗炳《画山水序》之后	(113)
(三)山水画功能论	(114)
(四)山水画是独立的艺术画科论	(116)
(五)写山水之神	(117)
(六)明神降之(上)	(119)
(七)明神降之(下)	(122)
(八)对后世文人画的影响	(124)
八、《叙画》点校注释	(127)
(一)《叙画》点校注释	(127)
(二)《叙画》译文	(134)
附：王微介绍	(135)

九、论中国画之韵	(136)
(一) 原“韵”	(136)
(二) 韵和神的关系	(143)
(三) 韵用于画的意义	(145)
(四) 韵的含义之发展	(148)
(五) 以气取韵为上	(154)
(六) “南宗”画尚韵说及韵与人格之修养	(158)
(七) 结语	(164)
附：原“气”	(170)
十、谢赫与《古画品录》的几个问题	(173)
(一) 《古画品录》的原书名问题	(173)
(二) 《古画品录》的著作权问题	(174)
(三) 谢赫及其著书年代问题	(176)
(四) 谢赫的理论和实践之对抗性问题	(177)
(五) “六法”句读标点问题	(179)
(六) 骨法——传神——气韵	(180)
十一、《古画品录》点校注释	(181)
(一) 《古画品录》点校注释	(181)
(二) 《古画品录》译文	(205)
十二、姚最和《续画品》的几个问题	(211)
(一) 姚最的生平和思想	(211)
(二) 《续画品》的写作年代	(213)
(三) 《续画品》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214)
补记 一：关于姚最《续画品》的写作年代再探	(217)
补记 二：姚最未入陈和《续画品》年代再证	(217)
十三、《续画品》点校注释	(220)
(一) 《续画品》点校注释	(220)
(二) 《续画品》译文	(246)
十四、《山水松石格》研究	(251)

4 六朝画论研究

(一)《山水松石格》的作者和年代	(251)
(二)《山水松石格》的贡献及其影响	(253)
(三)色彩的研究和“破墨”的提出	(258)
十五、《山水松石格》点校注译	(261)
(一)《山水松石格》点校注释	(261)
(二)《山水松石格》译文	(267)
十六、玄学与山水画	(268)
附一：云冈石窟雕刻	(272)
附二：戴逵、戴颙在雕塑史上的地位	(276)
后记	(278)

再版自序

这本《六朝画论研究》实际上是我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所写的毕业论文及其附件，时间大约在1980年至1982年之间。当时根本没想到能出版。大约在1981年底，我抱着试探心理，把其中部分内容寄到北京的人民美术出版社，我那时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不认识出版社任何人，而且不知道出版社具体在北京什么地方，居然得到出版社的回信，愿意出版其中部分内容，但希望我精简，并认真抄写。当时人民美术出版社负责理论的副总编沈鹏先生也来信，说我的文章中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纠正了美学和艺术史研究中很多含糊不清甚至错误的理解（沈先生当时还不是书法家，而是美学和艺术评论家）。我接信后当然有点兴奋。现在想起来，那时的社会风气比现在要好得多。现在会有一个大出版社的副总编给一个素不相识的普通的投稿者回信？而且现在各个报刊都有“恕不退稿”的告示，哪里还有回信呢？

不久，江苏美术出版社成立，便把我的稿子要去，答应全部出版，定书名为《六朝画论研究》，1984年出版前，我又略加整理，又写了一个后记。书在印刷中，出版社负责人不无抱怨地说：“你这本书太学术气，太专业化，估计卖不掉。”结果出版不久，就基本上全部销空了。北京的人美那一本小书也差不多同时出版了，而且都传到港台和国外。后来，台湾学生书局总编辑龚鹏程先生来大陆，要求我把这本书交给他带到台湾出版。台湾学生书局是个正规的、守信的，专出版学术性著作的出版社，我也很希望在那里出版一本书。记得当时在签定出版合同时误了很长时间。当时的台湾不准许官方直接和大陆签署合同，即使对台湾很有利的事，也要通过“第三者”办理。我在台湾、香港和欧、美、日本等地都有很多朋友，但他（她）们都害怕惹麻烦而表示十分难为情，我一生不愿强人所难，也就准备作罢。但学生书局已经打出一校样了。于是，又周旋很久，最后由身在香港（当时属英国管辖），研究书法并以注释《书谱》而闻名世界的马国权先生代签了合同。我至今没见过马国权先生，只是在他曾主持过的《大公报》副刊上发表过很多文章。所以我对马先生也一直很感激。

台湾出版机构的发行工作做得好。后来，日本、俄国和欧美等国学者在引

6 六朝画论研究

用我这本书的内容和观点时，都注明出自台湾学生书局版，我的朋友在法国和德国的书店里看到我的《六朝画论研究》，也是台湾学生书局版。我也遵守合同，10年内没在大陆重版这本书。

我当时对我这本书，也不是很满意，我至今没有过一件满意的事。我想这一本书不过是我上学时的习作，以后肯定会写出更好的著作，在写《六朝画论研究》的同时，我又写作《中国山水画史》，还翻译了一些外文论著，而且，我的很多重要论文也是那时候写的。现在想想，那时候我真充实啊。但后来，我的文章多而乱，著作也多而乱，有时一年出几本，但除掉部分论文外，学术水平都远不逮以上二书。原因是明显的，几本书出版，几篇论文发表，又到国外混一段时间，各地约稿多了，现在刊物又多，有的是主编亲自来约，盛情难却，疲于应酬，所以，文章多而乱；更要命的是画家们要鼓吹文章，通过各种关系找来。我是好心肠，开始是有求必应，有的画家拿去我的文章无处发表，隔了近10年又找我为之发表。我十几年的生命几乎都浪费在一部分画家身上。即使是学术性著作，皆属约稿，出版社催稿甚急，我也来不及认真研究，社会活动太多，一直静不下心来。当然，我也并不十分糊涂，这期间，我也并非一点正事没做，在能稍静的时候，用心修改《辞源》，辑录《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佚文》，写作《中国人文史》等，可惜这些成果都坏于一场大火灾。所发表的文章中，只有一些随笔式的短文和一些发自我内心想写的散文，尚差强人意，这些都辑入我的《悔晚斋臆语》（已二版）和《读书人一声长叹》中。关于美术史研究的论著。没有一本能赶得上《六朝画论研究》和《中国山水画史》那样系统，非常遗憾。

有浮躁之心者是绝对做不好学问的。我当年写作《六朝画论研究》，根本不为出版，只是为研究学问。那时，也无人向我约稿，也无人请我去开会，我的心十分宁静，每日去古籍部读书，有时到很多图书馆去查阅古文献，每解决一个问题，心境都十分愉快。忽而又发现一个问题，忽而又解决了。那一段时间，我的生命真有价值。当然有时也想到如果能出版真好，但能不能出版，和研究学问无关，每日都沉浸在读书、查阅文献、解决问题之中。

那时候，老教授的水平也高。我读研究生时，全校的研究生很少，大约是现在的百分之一，甚至是二百分之一。中文系、地理系、美术系等等很多研究生都住在一起，尤其是中文系的老教授，大多都是国际一流的学者，唐圭璋是一代词宗，段熙仲、诸祖耿等古文功力更深，部分教授负责指导我们的古典文学，我们向他们请教问题，经常是一句话便可以使我们受用终生。我做论文时，便得到他们很多指教，有很多问题经他们指出后，再去看当时国内外名气很大、位列“一流”的学者们著作，便觉得很浅薄。从那时我便知道，有些地位很高、名气很大的人未必有真才实学，而有真才实学的人都是

在默默地研究学问，地位未必高。当然，南师大一些老教授，原来都是中央大学的教授，他们去世后，后来的学生便没有我们那样幸运了。

古人有“悔其少作”的说法。我的壮年之作反而不及“少作”，这真是可悲的事，究其原因，是我后来的浮躁之心所致，而浮躁之心又是社会和我的性格共同形成的，我的性格决定我无法拒绝各地约稿，因疲于应酬，故无法沉下心来研究，一晃二十年就过去了。有一段时间，我又画起画来，差一点堕落为画家和书法家。年渐老，体渐衰，我必须悬崖勒马，拒绝一切应酬文章和评论文章，不能怕得罪人，不去凑热闹，少出国，少参加会议。即使和自己利害关系很大的事，也尽量淡化，能置之不理的当然更好。埋头写一些暂时不准备出版的著作，认真研究一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但我能不能做到呢？我的毅力能不能战胜我自己呢？

旧作再版，是修改呢？还是保留原样呢？二十年过去了，我当然还可以再补充一些材料，个别部分也想重写。但我想，还是保留原样好。当然，这也和我没有时间修改有关。所以，这次再版，只是改动一些明显的错字，其他都不作改动，我甚至没有再重读一遍。因为我手中其他任务都很重。何况我希望做的事，现在还没动手。年轻时总是想，等一等，等我把手中的急事完成后，马上就动手。但二十年过去了，加上少年时的三年大饥饿，十年文化大革命，我的一生误去太多。我已经很害怕，我肯定完成不了我的任务。一个人下决心去做一件事很容易，但下决心放弃自己想做的事就困难了，我对自己感兴趣的事都不想放弃，但时间和精力有限，真不知如何是好。

每读《离骚》：“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无不感叹唏嘘，而又无可奈何。夜深了，我凭窗凝视清凉山，自汉末至明清，在这里演义过多少悲壮的故事啊。诸葛亮曾驻马此山，叹：“龙盘虎踞，真帝王之宅也。”因而引起孙权迁都于此，开始了“六朝帝王宅”的时代。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也曾聚会于此，共商讨贼揭奸之大计，还有画家龚贤的扫叶楼，等等，遗迹犹在。思之感慨不已。再转到北窗，眺望长江，浩浩汤汤，逝者如斯。我的心也像深夜宇宙一样的茫然。

原版自序

余少读经。尤喜诸子。少长学画，略能涂鸦。再长欲埋头科学而事工，尝精密于缩尺刻计之间。然工程制图与丹青水墨殊异，怀此顾彼，苦莫大焉。摩诘时云：“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余遂暂止诸技，复读书以俟天择。无聊读书，本出无心，经史诸子、释老岐黄、古今中外、记胜之书，朝读至暮，暮读达旦，如沈昭略之啖蛤蜊，久而别知其味。日积月储，铅摘次槩，匪欲顺世迎俗，俯仰时好，盖欲与知味者道耶。

呜呼，真知画者，余得见于昔贤。或期宏文，惟寄望于来哲。

陈传席

一九八四年夏自叙于南京师范大学

台版自序

凡人：得情则乐，失志则悲。唯余不尽然。余虽久处于忧患困苦之地，长止于卑贱贫穷之位，亦或非世而恶利，或自托于无为，或被迫而应世，或为群小所欺，然而志终不屈，唯以笔墨为寄也。故无日不悲，亦无日不乐。

昔龚定盦诗云：“著书都为稻粱谋。”余著此书，稻粱而外，更在自遣，复作嚶鸣之图，今友声布海内，余望过矣。

学生书局又肯于重印，欣慰之情，何能匿于方寸而不溢于言表乎？故书数语，聊作王融之复，更以谢书局同仁。

陈传席

一九九〇年于南京师大



列女仁智图卷（局部）——顾恺之（宋摹本）

一、重评顾恺之及其画论

顾恺之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一位极有影响的人物。然而古今论者对其评价却是误解者多。一位对顾恺之素有研究的专家就说过：“（顾恺之）在中国的画学演进史上是开山祖，在中国的山水画史上也是一位独辟弘途的功臣，他不但代表了第四世纪初叶前后的画坛，今日看起来，也许足以称为第七世纪以前的惟一大家。”^{〔1〕}论者多指顾恺之的画而言。如是，则如群星灿烂的六朝其他画家皆成附属，热闹的古画坛顿显寂寞。其实，顾恺之的主要贡献在画论。因无可靠的画迹存世，对他的画难作结论。但把他的画称为六朝最杰出的，却是没有根据的。

本文前四节主要是对今人错误理解古代文献的廓清，其次借评顾恺之以理清六朝绘画发展的一些经过，包括对唐及唐以后的影响。

第五至第九节围绕顾恺之的画论问题，作了再评价。我总觉得以前一些文章对顾恺之画论的意义认识不足，有很多问题尚须进一步研究。而研究六朝绘画，其重点亦应在画论，因为它不仅影响了以后千余年的绘画，同时也对以后的文学、哲学等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启导作用。

本文试而论之，凡是别人谈过，而我没有补充或不同意见的，便略而不谈。或因孤陋寡闻而致误者，恳请方家批评。

（一）从谢赫《古画品录》谈起

1. 要重视谢赫的结论

六朝绘画评论家不止一人，还有一些非专门家，但却是显赫一时的人物，对顾恺之也作了不同程度的评价。然而评论者之中水平最高，态度最认真的当首推名垂画史的权威评论家谢赫，这是无可非议的。但以前论者对谢赫的理解却误会的多，甚至对他的品评有完全颠倒的理解。倘能真正地理解谢赫，那么，理解顾恺之就有了头绪。

谢赫提出的“六法论”，至今还在绘画创作和评论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谢赫之后的评论家无不根据“六法”来论述绘画，所以在顾恺之之后，张彦远之前这四百年间，谢赫作为一个评论家还真正的是“分庭抗

礼，未见其人”。对于这样一个高明的评论家，他的话应该引起我们充分的注意。谢赫把孙吴至南梁中大通四年（532年）之间的二十七（原二十八）位画家的作品列为六品。把陆探微的画列为第一品，又第一名。说陆的画：“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包前孕后，古今独立。非复激扬所能称赞，但价重之极乎上，上品之外，无他寄言，故屈标第一等。”这段话大意是说陆的画把人物的气韵彻底地表达出来了，生动之至，绝不在非本质的问题上下功夫……他的画价重达到了顶点。上品之外。又没有等第可言，所以列在第一等。陆的画被列为第一等第一名，谢赫认为还太委屈了。而顾恺之的画只被列为第三品，还在姚昙度之下，和陆的画差距如此之大，甚至连被列为第三品第一名的姚昙度，得到的评价也比顾恺之高得多。谢赫是亲眼看到他们的画之后才评论的。谢赫对顾恺之评价低到如此程度，应当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2. 顾恺之的名望

谢赫的品评之所以未成定鉴，因为顾恺之的名望太高。顾本是当时社会的名流，他被誉爲：“才绝、痴绝、画绝。”

《世说新语》和《诗品》中提到顾恺之“才绝”的地方，多是赞美他的文才。从他的现存诗赋看，他的文才确是很高的，《诗品》称：“长康能以二韵答四首之美……文虽不多，气调警拔。”乃至于把顾诗评在曹操、班固之上。

所谓痴实则是他的保身哲学。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晋宋文人装“痴”而逃避政治以自保，是不乏其例的。从记载看，顾的“痴”真可谓之“绝”矣。

在绘画方面，最早推崇他的人是谢安，谢安是晋代王、谢世族中最为显赫的人物，也是掌握国家命运的关键人物，淝水之战，他指挥将帅，大破苻坚，保住了偏安江南的晋室。他一生除了处理军国大事外，便喜下棋吟咏，携妓游赏，是当时人们议论的中心人物。谢安未掌握国家大权之前，曾为桓温的部将，而顾恺之当时也是桓温的部将，且二人在同一幕府中供事。但顾和桓温的关系更为亲昵。当时尚依靠桓温的谢安说顾的画“苍生以来，未之有也”，到底是什么场合下讲的？是出于什么目的？是客气话，是漫与之语，还是认真之语，我们可以作各种分析。但不论怎么说，谢安不是专门评论家。他的话绝没有谢赫的话有分量。但在当时，谢安的影响却是超过任何一个评论家的，他的话“分量”之重是不言而喻的。连他的鼻子有疾病，讲话音浊都有人（包括名流）用手掩鼻跟着仿效（见《谢安传》）。他“推崇”顾恺之的话，一经传出，其影响之大，乃可想见。人贵耳贱目，乃是通病。在当时，陆探微、张僧繇这些画家还未出现，曹不兴的画仅有一幅龙头，还深藏在秘府里。戴逵又隐居，且拒绝和统治者合

作，甚至斥责他们，当然不会得到他们的宣扬。顾一生喜爱和权贵人物打交道，附和喧闹之声也就愈高。但遇到谢赫这样一位眼光高超的评论家，就很难被这一片鼓噪之声所迷惑，这就显示出谢赫的不同流俗的见解。

但谢赫把一个本来声望极高的画家评到如此之低，惊动是很大的，第一个奋起反对的便是姚最^{〔2〕}。

3. 姚最的品评

姚最在画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尤其是评论作风，和谢赫相比，相差太大。而且姚最不是画家，也不是专业评论家，他“校书于麟趾殿”，又“习医术”，又参与政治斗争，最后惨死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见《周书》卷四十七）。

姚最著《续画品》时年仅十五岁或至多二十岁左右（参见本书十二《姚最和〈续画品〉的几个问题》）。而谢赫著书时已是富有经验的老评论家了。当然，我们既不欺无名，也不因人废言，而应看看他讲得是否有道理。他说：“顾公之美，独擅往策，荀、卫、曹、张，方之蔑然，如负日月，似得神明，慨抱玉之徒勤，悲曲高远绝唱，分庭抗礼，未见其人，谢云‘声过其实’，可为于邑。”（转引自《历代名画记·顾恺之》）说来说去，还是从顾的名望来论述和分辩，什么道理也未讲出来，而顾的画到底什么样子，到底有哪些优点？其他人的画有哪些缺点，不得而知，这就很难使人信服。

姚最一是根据名望来评价艺术；其次是根据地位评人和艺术，翻开他的《续画品》，第一个画家便是湘东殿下，即后来的梁元帝萧绎，姚最把他吹得天花乱坠，说他：“天挺命世，幼禀生知，”“王于象人，特尽神妙，心敏手运，不加点治，斯乃听讼部领之隙，文谈众艺之余，时复遇物援毫，造次惊绝，足使荀、卫搁笔，袁、陆韬翰。”这就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因而，他对梁元帝的评价也未有得到其他人的赞许。而荀勖、卫协、袁倩和陆探微的绘画地位也一直是超过萧绎的。

姚最论画水平本来就逊于谢赫，态度又那么不严肃，他对谢赫的反驳更未讲出任何道理，当然也就不能轻信。比较起来，也还应该说谢赫的话更有分量。

〔补注：此文写于1980年，尔后，我对姚最的评价略有改变，然亦仅限于他的画论成就方面。〕

4. 谢赫的品评

姚最之后，还有几位评论家如唐代的张怀瓘、李嗣真等也是反对谢赫之说的，但大多囿于顾的名气，皆未讲出什么道理。

谢赫把声名昭日月的顾恺之列为第三品，把皇帝的画列为第五品，是不是和名人作对呢？不然。我们看第一品陆探微之下就是曹不兴，谢赫评：“观其风骨，